



李双（澳大利亚·墨尔本）

## 李双短文两篇

### 我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场较量

在墨尔本，孩子家里的包装箱几大堆，都挤在车库里。三个车库，挤得差不多满出来；不像车库，而像纸箱库。汽车都丢到外面，可怜巴巴，露宿空地。据说许多人家，车库，都做杂物库。空地倒宽敞，足够停车。

不能天天自费游玩，自费腐败。那么，今天自告奋勇，在院子里干粗活：割纸箱。割，比剪快得多。割成小块，能放进垃圾桶为度。否则垃圾车拒载。

割纸箱，需要先抖尽渣滓。搬出去，做好了大干的准备。还没抖，孩子像个负责任的大人，发表了重要指示：“搬回来！私人物品，最好在自己的院子里抖！”嗯？在伟大祖国，我的私人物品，无论灰尘大小，渣滓多少，都可以，甚至专门在公共院子抖料；狂放时，还会到大街上抖，已经抖了五十来年了。优良传统能被小浪头一举粉碎吗？不搬回来你又怎样！噢，看样子，老子若不是你的老子，且不受任期限制，你还准备打老子！

为了展示中华民族素质高，不让人操心，抖渣滓只好与国际接轨。怎样搬出去的，又怎样搬回来。搬出去时心情舒畅，浑身是劲；搬回来时懒精无神，肝气郁结，痔疮发作。

顿时怀念起祖国来。在那儿，一个垃圾桶可以养活三个老人。而在澳洲，一个都养不活。另外，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收荒匠等低端人才，澳洲也应该积极引进！我愿意发扬国际主义精神，甘当引路人，就去我老家成都，发动招聘攻势，因为那里，收荒匠不胜枚举，个个精通业务。一堆纸箱，一万堆纸箱，他们都能一口吃下去；人多了，还会抢！哪里用得着老夫亲自挥汗赤膊上阵呢！

累了一天，仿佛将要圆寂。纸箱抖完了，但还没说完；如果省去搬出搬进的耽搁，也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较量，早就割完了。这一生动的，鲜活的我亲身经历的事例充分证明：资本主义社会，并不是什么都好！我决心到了万不得已时，弃暗投明，回归祖国，再不受境外势力的制约，一定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，抖渣滓，包括棍子敲棉絮，决不在家！

### 淘到一个希腊杯

身在澳洲墨尔本，Vinnies店去得最多。

这种店长得像阿里巴巴的山洞，里面，某个区域，几乎全是结实、质朴并略微有几分傻气的物品。售货的大姐们，往往也结实而质朴，当然，都不傻。我一进店，立刻好奇心爆棚，像只搜救犬，东闻西刨。首先是精挑细选，什么好玩挑选什么。柜台经常打出卷尺一样长的账单。这且不管。

一次，我发现一个瓷杯，以为是铃杯，便握过来看看。这一握，就小小一惊。虽然像铃杯，但不是铃杯。内部突出一圈金线，中间一柱，柱底一侧一方孔。外面底部中间又一圆孔。一幅彩色地图，一个老大爷黑白头像。从来没见过这种怪杯子。琢磨不出名堂。

向魁伟的高龄经理询问，他丢下我，召集全体员工，当众开团结的奋进的民主的智囊大会。很负责，很热情，说一不二的样子，像个退居二线，但还不肯彻底回家养老的前领导。我下定决心，要构思一封长达五千字的表扬信，寄给他的上级，或直接发到网上。

会上似乎出现了彼派和此派。两派发言踊跃，互不相让，情绪很不稳定，个个急红了浓眉大眼，印堂泛红，耳朵足赤，满脸蒙了一层唾沫面膜——是溅上去的，不是吐上去的。这一点要说清楚。

会议胜利闭幕后，老经理公布决议：根据中间那根柱子判断，杯子是挤柠檬用的。

当地人不怎么吃醋，爱用柠檬代替醋；也不一定是代替醋，而是直接喜欢柠檬酸。顺便说一下，西洋醋是用酒制成的，本义是酸酒，并不是醋；苹果醋之类的调料，与中国醋不是一回事。

一位售货大姐，和蔼可亲，甚至含情脉脉地追到我身边。她是店里最结实最质朴的女士，美得健康而离谱，70岁老大爷无意间与她碰面，都容易遗一次大姨爹。唉，用绵羊油滋润的洋大姐，和靠大宝腌渍的土大嫂，气质上是明显不同的。但我知道，外国美女看你一眼，还微笑了，甚至似乎递秋波了，那只是礼节而已。她们总是等着回家旺夫，不会全心全意挂念着基层中国群众，求精帮扶助的。记住：心理素质要过硬，不论怎样难抑郁闷，千万要把持住自己，以免老衰哥变老流氓，饱尝一大撮不真真相的，以中青年为核心力量的，白人群众砸下的巨大洋拳，一辈子再也做不成澳洲人民的老朋友了。

大姐像传递情报样，低声说着什么。我没有完全听懂。请她对着我的手机说，“翻译译”才能帮助我。原来她是叮嘱：以后你弄明白了，要来告诉我。怎么了？看来她的思想未被会议精神统一。高龄经理也不是包治各种不服的人。我当即同意。趁这机会，受汹涌澎湃的荷尔蒙驱使，多看了她几眼，还歌颂道：“您是世上最美的女人（此处省略100字）！”竟然夸得她，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。一高兴，就飞快地摸出小圆镜照啊照，自我鉴定等级。

回家后，华语电视台正在直播中国男足赛事。唉，专业输球30年，不容易啊！本打算看一看，想到杯子，作罢。马上开展考证工作，好像一旦成功，有关部门会给我发奖金，同时还能永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似的。

扑腾了半天，估计是公道杯。于是上谷歌。说：公道杯，出现于辽、元时期，是一种常见的酒杯或茶杯。不满正常使用，满则自溢。从来只听说过满溢自溢，没听说过别的。原来世上自溢的东西不止一两样。

究竟是不是公道杯呢？须做实验。往杯子里掺水，未见异样。内外都有洞，为什么滴水不漏？怎么体现公道？正纳闷，水量超过了金线，水们便奔流而杯空，仿佛腹泻。这让我菊花一紧。空杯子的意思是：贪欲一旦超越界限，最终连原来拥有的都会失去！确实公道啊！

那么，这就是中国公道杯。用于出口赚外汇？

又开展翻译工作，查杯子上的单词。明白：图是希腊地图；产地也是希腊。那一圈金线，使用了24k黄金绘制。老大爷，乃希腊古代哲学家毕达哥拉斯。

嗯——？！

结论，这不是中国公道杯，而是希腊毕达哥拉斯杯。两种杯子，功能、寓意一样。

不知道眼前这个杯子，是怎么光临澳洲的。以后，我将邀请它，随我去中国参赛，和公道杯pk！顺便也再做一次领奖金和获取特殊津贴的梦。

哦，时光如梭，已经是下半夜了。举头望望，东边未亮，西边先亮；伸头瞅瞅，一条细长的灯光，胆怯地倒在院子里，不时颤抖。赶紧研究入睡攻略。待清早起床，脸不洗饭不吃，先去Vinnies-b店，把我的研究成果，和一张详细得“请转下页”的名片，送给大姐——那位求知欲极强的资深洋美女。

不过，五千字的表扬信，我还没构思呢！

## 居家隔离

居家隔离，我们躲避的是新冠肺炎病毒，不是躲避每个人必不可少、维系生命力的天大食物。专家学者告诉民众，到目前为止，没有证据显示食物是新冠病毒的传染源。换句话说，肠胃不会通过食物感染新冠病毒。事实上，胃酸的强度足够将粘贴在食物上的病毒杀死。当然了，为慎重起见，我们无妨在烹饪的时候，将食物煮熟煮透，这样更能保证万无一失。

满以为为躲避在家后，减少了工作量和运动量的我，消化力会倒退。不料经过一些时日的验证，自己的消化吸收能力竟然比以往更强盛，一如无底洞，总想用食物填充肚子，才感到心里踏实稳妥。从4月份起，我似一只半睡半醒，意乱情迷的中年猪，不得不为食物出行。

曼哈顿的唐人街，大多数的华裔入乡又没有做到完全随俗，过年在家门口张贴的春联就可见一斑，年年总是乐此不疲。而大多数的商店超市，入乡也没有完全做到随俗，出售的商品，90%来自中国或者亚洲，为华侨华人的中国胃保驾护航，鞠躬尽瘁。商店超市从早上开市起到晚上打烊前，总是门庭若市，顾客摩肩接踵，热闹无比。当然了，政府的粮食福利起了举足轻重的推波助澜作用。但此时，出于健康安全考虑，不少的商业主，干脆关门来躲避肺炎瘟疫，以不变应万变，以策万全。老板们这样做不是无的放矢，实在是心有疙瘩。随处可见的律师事务所，正虎视眈眈。他们的日子要好过，当然得有案件诉讼支撑才行。雇主们能不这样想吗？万一员工感染了病毒，医治无效病亡，这个责任由谁来负呢？工伤保险？雇主员工共同承担？雇主独自承担？员工自认倒霉？！政府的法规目前还没有做出任何界定，法律还处模糊阶段的时候，选择不营业显然比营业的风险更小。万为一为此事打起官司来，劳神伤财还没完没了耗时间，谁惹得起。交纳铺租租金，总是有限度的，而且都在自己能控制的范围内，再说房东还有可能减免租费的网开一面可能。但生命是无价的，想赔有时也赔不起。谁敢担保自己的雇员体质，都拥有百毒不侵的超级免疫力呢？

专家医生都在告诫地百姓，在抗疫期间，要多吃新鲜水果、鸡蛋、牛奶等极具丰富营养的食物，来增加个体的免疫力，来抵抗战胜新冠病毒。作为世界疫情“震中”的纽约市，身陷其中的纽约客，特别是谨小慎微的华裔，自然是身先士卒，身体力行去践行了。

虽说市政府的居家令，没有限制市民驾驶车辆出门，比如非出门不可的时候，你还是

许定基（美国·纽约）

## 疫深去购物

有这个自由的。但就算谁都可以驾车出门，我也无法与私家车划等号沾边。一来我没有拥有私家车，二来也没有拿到驾驶执照。如此一来，我就只有望车兴叹的份了。

身处如此尴尬境况，但我气绥惭愧。在纽约市，拥有一部私家车并不难，售价1到2万元的好车名车比比皆是，就看你个人的喜好了。当然，如果自己的经济不许可，可以购买一部二手车，价格就更便宜了，花费几千元也能找到好牌子的名车，过把名牌瘾，也能风光光潇洒走一回。但找停放车辆地就不容易了，因为纽约的私家车已经普及，每个家庭有2到3部的各种用途的私家车很普遍。比如说，春夏秋冬用后两轮驱动车，而冬天的下雪时节，行走在雪地上就得使用四轮驱动车了。在纽约市效，配备停车库的连排别墅很少，就算有也是凤毛麟角。物以稀为贵，要找个停车的地方就成了大难题。有时下班后，在家附近找个停车位，耗费1到2个小时很平常，而且还无法保证是停靠在家门口附近，步行一段很长的路才到家也属正常。知道这一切的苦况后，我干脆懒得去考驾照执照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无处不在、四通八达的纽约地铁，无疑就是我最方便快捷的私家车了。

在纽约居家隔离，既然可以出行购物，就没有谁给你主动送来续命的食物，更不用说有人代为送取药物了。没有居委会，没有热心肠的社区大姐大叔守望相助，令我感觉孤单无助。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，在此时此刻不轻易体验得到。那些疫前靠政府财政拨款生存，头衔一个比一个响亮的非牟利机构，已经人去门关，早没有了工作人员的声音踪影，那里还有“公家”人与我分担灾难呢！

疫情正酣，地铁车厢的人流量大幅度减少，相对来说，歪打正着，我少了被感染的可能和风险，心里竟掠过一丝兴奋。兴兴冲冲来到唐人街，我只用去了半个小时车程，比以往正常情况下省了半个小时。鲜有的幸运行程，让我庆幸得意犹未尽。

不料走进唐人街，老远就看到华裔超市门口，早已经排起了长龙。适者生存，世道无常困下，个人唯有付出时间的代价了。我在超市门口排队等待了1个小时后，终于轮到我进场。我迫不及待就要入超市门口，冷不防让超市守门员厉声阻止，并用身体挡住了我的进路。我正想据理力争，守

门员走到我身旁，不容置疑用体温枪往我额头一射，再看过体温枪的显示屏后，才向我挥了一下进去的手势，像个一马当关的将军。我像一个通过测谎的小偷，终于被批准进入超市购物，令我倍感难堪。超市里面顾客虽然不多，但要保持6尺社交距离有时候的确是办不到，就看顾客的自律性了。我来到水果货架，发觉水果的品类不但齐全，而且价格也涨红了脸，令我心情灰暗。上个星期还是1元4个，如小孩拳头大的加州橙子，现在变1元2个，价格上涨了一倍！买还是不买呢？我在心里嘀咕盘算。在脑里经过了一会的辗转争斗后，决定还是入市随俗，果敢出手选购。毕竟，在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店的情况下，眼看着存货也不多了，再不动手挑选，恐怕等会连这个价格也买不到维生素C丰富的橙子了。

我将挑选好的加州橙子放进购物车，便去到鲜肉食品柜台，发觉猪肉品种不但稀少，而且陈列样品也不多。仿佛羞羞答答的胆小鬼，遮遮掩掩不愿待见陌生人。以前2元多1磅的里背肉，现在涨成4元1磅！我当即傻了眼，惊诧得差点儿失口叫出声来。对于餐桌上无肉不欢的我来说，无疑是当头一棒，心里不免七上八下。在个人和家庭收入直线下降的动荡时刻，我犹豫不决了。最终，我选择了一块小一点儿的里背肉，只能使用减重量就收入的折衷办法，来度过绝无仅有的难关了。

光顾了两家超市和一间杂货店后，前前后后花了两个多小时，才形式主义地将自己要购买的食物置办完毕。感觉物价总体上比疫前普遍上涨了一倍，有的商品甚至还短缺，货架上空空如也，比如纸球、免洗消毒液、消毒酒精、手套和口罩……真是纽约市的百年不幸，大家都这么说。

作为华裔，当然还有一些中药的食物需要补充。但唐人街的中药店，一如被惊吓过度的小鹿，心惊胆颤流落于街市，在左顾右盼。大多数的中药店已经关上大门，只有两间大胆的店主，偷偷摸摸地，虚掩着店门在逆行营业。在“中华”药店，老板亲自守在店门口把关，一个地让顾客进店选购。用此种方法来保持社交安全距离，可谓用心良苦。让顾客老板彼此之间买卖得心安，以期来日方长，令我敬佩于老板的聪慧。我快步来到这间中药店，见到店里面没有其他顾客后，我就冒冒失失兀自进店去。老板当即将我挡在门外，警惕地瞧着我问：“兄弟，你要

什么东西？”我不假思索答：“老板，我要川贝枇杷膏！”老板瞅准我，神态突然怪异了起来，斩钉截铁说：“我这里没有川贝枇杷膏！”说完就摆出一副赶客的样子，在门口东张西望了起来。在人人自危的非常时期，购买治咳嗽的药无疑意味着得了肺炎病毒……臆测之下谁都会不寒而栗。我能理解老板的合理联想推断。尽管我看到药店里面，明明陈列着川贝枇杷膏，但我还是知趣地离去了。

我不甘心，又来到“利民”中药材店，老板兼中医老张隔着玻璃门在里面问我：“你要买什么？”我说要金银花、小柴胡、板蓝根、枇杷膏……因为以前，我在这里让对方把脉治过感冒，彼此也算有过医患关系，应该面熟。张医生对我说：“我记不清楚你要买的东西，你在纸上把要买的药物全部写下来，然后从门缝塞给我！”我大喜过望，真是熟人好办事。我接过张医生递出来的纸和笔，然后写上自己要买的物品，再将纸笔塞进去，让张医生在里面独自忙碌。我兀自守候在药店门外，警惕地四处张望行人，似尽责的保安员，好在没有其他顾客尾随而来，欣慰自己不用担心社交距离，更没有被感染的可怕风险，踏实了双眼。过了好一会，张医生打开门对我说：“你进来付款。”我听后，大吃一惊问：“我可以进来吗？”“当然可以了！”张医生爽朗地答。我一进门，突然有另一个顾客跑过来问：“老板，你这里有‘连花清瘟胶囊’卖吗？”张医生像遭遇凶狠饥饿的老虎一样，扯着我衣服挪出位置，然后倏地关上玻璃门才答：“没有，没有！”

我像受到某种特殊照顾的官员，心里有飘飘然的优越感。站稳后气定神闲问老板：“张医生，多少钱？”“二百元有找零！”张医生笑着冲我答。怎么这么贵？我在心里诘问，但又不敢说出口来，能不被对方合理联想我就万幸了。因为我购买的中草药，大多与“连花清瘟胶囊”的中药成份一致，我是用来有备无患的。我迟疑着接过中医生递过来的单据一看，当即傻了眼，我的天，原来30元一磅的金银花，居然涨到80元一磅。而且，其他的药品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。

我没有吱声，赶紧掏钱付款，一副喜出望外的欣喜模样。要知道，这些草药有可能就是我的救命药啊！但走出中药店的门口后，我又庆幸自己好在仅仅买了半磅金银花，没有被老板赚去更多利润。

**作者简介：**祖籍广东开平，现居纽约。先后在国内外报刊发表散文、小说过百篇，作品屡获征文奖和文学奖。著有散文集《情牵曼哈顿》等。

排。我们的年夜饭中西结合，我吃着饺子，看着电脑里转播的春晚，浓浓的思乡之情油然而生。真希望有一天我能在家乡和亲人们一起吃年夜饭，一起看春晚，重温过去的美好时光。

三十晚上，我仍依习惯守岁，看着电脑里转播的各台春晚，先生变戏法式的给我一个红包，并用蟹钳的中文说着：“恭喜发财”，我微笑着道谢并接过红包。先生会在每年的中国新年给我一个红包，刚开始需要提醒，现在他已经记住了。

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并在异国他乡发扬光大，是我们海外华人当仁不让的责任。

记得2020年的中国新年，我们在伦敦度过，在中国城吃大餐，年三十晚上观看歌剧和华人的庆祝活动。一晃眼一年又过去了，如果没有新冠疫情，今年我们也应该会在伦敦度过，疫情改变了一切。

唯愿疫情早日结束，家人能够团聚，开开心心一起庆祝中国新年。

静好（英国）

## 疫情下的英伦真实生活

换衣服时，已经清扫干净了车上积雪，并已启动车，开好暖气，帮我把座椅加热。

上车后，车里已很暖和。我们在大雪里慢慢行驶，一路上车很少，行人更少。

来到市区，雪下得更大，白茫茫的，路上几个行人，全身上下都落满了雪，像一个个直立行走的北极熊。

进入中国超市，里面除了两个售货女生和我俩外，没有其他顾客。

我选了一些饺子、汤圆、方便面、腐乳、辣酱、豆腐、甜酒和一些调料，没有我想要的新鲜蔬菜和香肠，然后先生去梳洗换衣服，宅家惯了，不喜欢出门了。

我匆匆上楼换好衣服，化好淡妆，然后穿上厚厚的羽绒服，戴上帽子手套，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。先生在我上楼

先生是一个不会讲甜言蜜语的人，但他的爱和关心是

